

随笔

孔乙己的茴香豆

■邵婷

早餐的小菜，我做了一碟盐水花生，可能是火候不到，或者是调味不足，没那么入味，老公说吃起来找不到感觉。我劝他不要挑剔，把它想象成孔乙己的茴香豆就好了。他听了哧哧地笑个不停，说，老孔吃的那个茴香豆，又软又烂，咸中透鲜，嚼起来满口生津，五香馥郁，你做的这个，实在不敢恭维，还好，多乎哉不多也。

他的一句“多乎哉不多也”，让我遗忘了二三十年的“孔乙己”立刻呈现出来。

初中时，学了鲁迅的这篇以人物绰号命名的文章《孔乙己》。孔乙己是鲁迅笔下的一个悲剧人物，可笑又可悲，可怜又可憎。给我们讲课的语文老师姓张，把这一课作为重点，和同学们一起认真地剖析与解读。

张老师当年才五十多岁，但看起来却是头发花白，面目清瘦的一个老头，他在讲台上一字一句慢吞吞地讲解着，我恍惚觉得他就是活生生的孔乙己。他虽然没有穿破旧的长衫，但是却穿着与时下不入流的蓝黑对襟马褂，面前的一小盒短头粉笔，活像一碟茴香豆。张老师似乎很欣赏孔乙己，他不觉得他可笑又可悲，可怜又可憎，他每次说到的重点就是孔乙己到店里来，“店内外都会充满快活的空气”，那一刻我也觉得很快活，张老师也很快活，同学们都很快活，班内外都会充满快活的空气。张老师那慢吞吞的语调也

会由此显得激动起来。

张老师对孔乙己的人品从不怀疑，虽然说到他会偶尔偷窃，但是，张老师也会强调与孔乙己如出一辙的话语：窃书不为偷，还一直说他品行好，那就是他从不拖欠酒钱。张老师看到的亦是孔乙己善良的一面，与孩子们分吃茴香豆。讲到这一刻，张老师完全陶醉其中，微闭着眼睛，看着台下的学生，我们似乎就是那些讨吃茴香豆的孩子。只见他伸开五指罩着他的粉笔盒，也弯下腰说，“不多了，我已经不多了”，并且不停的重复：“不多不多，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他出神入化的讲课，往往惹得我们哄堂大笑。我们觉得此文有意思，完全是因为那“之乎者也”是从张老师嘴里说出来的，已经完全不解其文最深层的意义是要描述封建文化对读书人的毒害。我们的大笑，张老师不恼不怒，他仍旧慢条斯理与老孔一样迂腐地问道，茴香豆的“茴”字，有四种写法，有谁知道是哪四种。我们面面相觑。

我当时个子矮，坐在前排，而且穿了惹人注目的大红腈纶棉小袄，外翻领，袖口和前襟是明晃晃的大暗扣。那是在海南岛当兵的三姨父回家探亲时特意捎给我的礼物。第一次穿，有点引人注目。张老师点我起来回答问题：“你知道茴香豆的‘茴’字有哪四种写法吗？”用现在的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，应该是郁闷到近乎崩溃。当时那词语匮乏的年代，没容我有太多的联

想，只觉得心口堵得慌。人家鲁迅先生写到孔乙己对茴香豆的“茴”字的写法时，也只是点到而已，而你这张老头与之孔老头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，让我如何回答是好。茴香豆究竟为何物，在学习本课文之前闻所未闻，一种写法就够为难我的了，我哪里还知道其他三种写法。

心里堵得慌，脑子也全乱了，我答非所问：“我想知道茴香豆是什么豆？”张老师一时语塞：“茴香豆就是茴香豆嘛，还能是什么豆。”我和张老师算是扯平了，最起码都做到了有问必答。

张老师整整衣襟，捋一下头发，正色地在黑板上写下了“茴”的四种写法。很难啊，我到现在也没能记住。

课后，张老师找我谈话，仍旧慢条斯理：你是好学生，你的作文都是作为范文让同学们学习的，你应该注意形象，你怎么能穿这样红的小袄，太妖了，连个罩衣也不罩，你多亏没穿喇叭裤，否则与流氓阿飞有什么区别？张老师忠言逆耳，我为实心惊胆战了好一阵子，小红袄从此不敢露面。

一篇《孔乙己》，张老师最起码讲了三个课时，用了三天时间。他在最后一天讲课时，不得已地指出了孔乙己的一生可笑又可悲，可怜又可憎，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。这篇课文落下帷幕的时候，看得出张老师曾经充满激情的眼神，也随



之黯淡下来。

我穿着很朴素的卡其色格子外套，毫不显眼，但是坐在我斜对角的雷红霞却穿着大黄色带帽子的束腰茄克衫。张老师看着雷红霞，唉，唉地叹个不停：“多乎哉，不多也，不多不多，多乎哉。”

二三十年过去了，张老师若还健在，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，是真正的老头了。我想，我若再问他茴香豆是什么豆时，他一定会告诉我，茴香豆，其实就是蚕豆。

盐水花生怎么能想象成茴香豆呢，就凑合着吃吧。

诗歌

最后的七夕（外一首）

■于扬

睫毛忽悠一闪
一只陌生的手 撩开钟情
装盐的盖子就打开了
从陷阱的眼眸深处
把喧嚣的海说枯
眼泪的咸 不知道
还能不能如语言团结而结晶
那些噼啪的火焰
铁花一样溅飞何处

把石说烂 西游的宿命
犹如石破天惊
天上人间 被清凉的雨洗得
湛蓝

云已不见 只有凡心跌宕而
苍茫

落下 目睹秋水掏空
鱼儿拍岸的呢喃
站在丝绸裁剪的小径
熟悉的手难以
握住 这最后相遇的一天

雨的角度

端坐在云深处 翅膀闲散久
了

就会找不到蓬勃的筋骨
这一次 它想放低身姿
把潮湿而沉重的心思呼啸着
展开 从闪电的牙缝里
细细磨碎
把堕落进行到底

这是空中的芭蕾
旋转着 奔腾着 跳跃着
即使无法与江河
最亲密的接触 即使
摔倒地上 与尘土
同流合污

死过一回才知道
活着的万般滋味

其实天地之间 没有
高低之分
这要看 翱翔的时候
你的翅膀
俯冲
的
角度

散文

骑羊的童年

■王新扩



最乐意的，因为每天都有羊骑。我骑羊的经历是从奶奶背不动我时开始的。

那天，夕阳的余晖已洒满了河滩。奶奶看天色渐晚，便赶拢羊群准

备背着我回家。像往常一样，奶奶蹲下身子，我习惯性地趴在她的背上，两只小手紧扒着她的双肩。奶奶两只大手背到身后揽住我的光膀。“嗨——”奶奶呵着气，竭尽全力却没能把我背起来，且她自己一个趔趄坐在地上。“娃儿，奶奶老喽，背不动你喽，咱们走路回喽——”奶奶撩起布衫抹了一把汗哄着我说。而我则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“唉，谁让岁月不饶过你奶奶呢？”听了这话，我天真地问奶奶：“谁是岁月，他真该打！”“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日子。”我听不懂奶奶的话，仍嚷嚷着让她背。

后面那个士兵打扮、手拿卡宾枪的就是。

张笑南：你是蔡振华？侦查处的？

李彪赶紧摇头：张县长，根据魏司令和李处长的安排，我的身份只是一个俘虏。

李彪说完，就走进俘虏群中。

9.庙屋子里。

屋子里，张笑南单独召见李家英。

张笑南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李家英：姓王，叫王伟。

张笑南：干什么的？

李家英：当文书。

张笑南：是不是？

李家英：是。

张笑南严肃地说：在部队里，你的名字叫李家英。

李家英一听，耷拉下头来，露出一副可怜的面孔：张县长，我家有八十岁的老母，整天倚门望我回家。希望您能开恩放我回去，李某不胜感激！

张笑南：李副军长，我这个小小的县长是无权放你的。你还是回到前线找刘伯承司令吧！

李家英一听，失望地坐下来，唉声叹气起来：张县长啊，实话告诉您

吧，这四十七军，本来是家兄李家钰创建的，家兄死后，军长本来应当由我来担任，可是，老蒋不信任我，只叫我干个副职。这国民党真是腐败透顶了！

李家英说到这里，点起一根香烟，抽了一口，继续说道：就说这次突突突吧，前天晚上，我看到孙元良的车子行动了，就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唉，得民心者昌，失民心者亡。国民党不得人心，非失败不可了！

张笑南：李先生能认识到这一点，是很难得的。这样吧，你就把跟着你的这些人中的官佐，开个名单，我们好从优对待。

李家英看了张笑南一眼，无奈地拿起笔写了起来。

10.三合楼村。

寒星闪烁，残月如钩，远处依稀传来枪炮的轰隆声。

三合楼村民兵王排长带领民兵团正在村中巡逻。民兵团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报告：王排长，东北方向有一股敌人，正向村子方向走来。

王排长：看清楚有多少人没有？

民兵团：有三十来人。

王排长沉思了一下：咱村的民兵大都上前线去了，只剩下我们八个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笑南

策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
撰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6.庙院子里。

庙院子里，敌军军心惶恐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呵斥道：别听共军那一套骗人的鬼话，出去就没命了！

这个军官说着举起一只卡宾枪，在他的命令下，士兵们拿起枪来，向外面扫射。

7.庙院子外。

刘参谋正在喊话，被突如其来子弹射中胸膛，壮烈牺牲。

张笑南被激怒了：同志们，坚决消灭这股敌人，为刘参谋报仇！一连

人，可也决不能放过这股敌人。同志们，虽然敌多我少，但敌人已经是解放军打怕的惊弓之鸟。咱八个人分成三组，我带着四人到村外树林子里正面堵截。你们四人分成两组，在树林子前路两边坟地里放枪，造声势吓唬敌人。一切听我的号令！

众民兵：是！

11.胡临聪逃跑路上。

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胡临聪带着三十多名残兵败将，稀稀拉拉在路上走着。

胡临聪：唉，真是兵败如山倒啊，几十万大军，说呼啦就呼啦了！幸亏老天爷保佑，总算活着回来了！

何力：共军那炮火也太厉害了，就像下冰雹，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，连反应的空儿都没有！

胡临聪：难道真是天意？

何力：钩座，不，不，不，唐主任，进入前面的村子，让兄弟们找点东西吃吧，空着肚子，共军叫咱跑，咱也跑不动啊！

胡临联回头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部下，只好说：就如此吧！注意前面的那个小树林，别再有什么麻烦。

何力低声嘀咕了一句：乌鸦嘴！

(150)待续